

xinli congshu
心灵丛书

养女

陈勇◎著

一个乡村少女的心灵独白
一位慈祥父亲千里寻女的传奇故事
一场人性美丑善恶的全面较量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养女

陈 勇◎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养女/陈勇著. —银川:阳光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80620-623-2

I. ①养…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5459 号

养 女

陈 勇 著

责任编辑 王佐红

装帧设计 勉思维

责任印制 王怀庆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杨宏峰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4259

开本 980mm×720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00 千

印数 4000 册

版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20-623-2/I·114

定价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前言

“新绿丛书”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持策划，于2001年开始出版的以宁夏作家作品为内容的系列文学类图书，截至2005年年底已连续推出三辑。其中《马鸿逵传》已经再版，《花旦》《白衣宰相》《花逝》等作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丛书的出版，既丰富了本地区的文化生活，又为宁夏的文学创作发掘了优秀人才。

为弘扬先进文化，培养、扶持青年作家创作，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重新启动“新绿丛书”出版计划，并由黄河出版传媒集团阳光出版社出版。入选作品以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中长篇小说为主，贴近生活，弘扬主旋律，是人文性、时尚性俱佳的图书，展示了宁夏文学创作的新风貌。

引子

我和姐其实都是父亲的养女。

我们既然是养女，就该称父亲为养父。

可我们都不愿那样称呼。父亲虽是我们的养父，可我们在他那里却得到了比生身父亲还要多的庇护和恩德。

论起来，姐要比我幸运得多。起码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也明白为何成为父亲养女的真实原因。她至今还依稀记得她母亲慈祥的脸庞。而我，却是两眼一抹黑——我的生身父亲是谁？我来自哪里？我为何被父母遗弃？至今都还是一团谜。

先说姐。姐是因生母无力抚养被丢弃的。

那是三十年前的一个傍晚。那个傍晚与那个年代的任何一个傍晚没有什么区别。太阳就要落山了，集体上工的社员们听到了下工的钟声，一个个掂起锄头往家走。父亲是最后一个到家的。他走在最后的原因是他生产队长。他要把每个人的出工情况在心里默数一遍，然后才掂起锄头回家。他回到家，母亲已把饭做好了，那是一锅能勉强填饱肚子的玉米面糊糊。当他捧起一碗玉米面糊糊正要喝时，只见一个衣着褴褛、体形消瘦的女人，领着一个约摸四岁的女娃来到他家门口。女人未及说话先扑通一声跪下了。父亲忙不迭将她扶起，连连说道：“别别别，快别这样，有啥难事起来说话。”女人说：“大哥，行行好，先给



我一口饭吃，我已饿得没力气说话了，娃也饿得没力气走路了。”父亲忙招呼母亲给女人端过一碗饭来，又给那女娃也盛了一碗。不想那女人吃下饭后，又双膝一屈跪在了父亲面前，任我父母如何劝说搀扶都无济于事。听女人跪叙之后，父亲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妇女是甘肃武威一带的人，家乡连年干旱，一年前丈夫又患急症去世，她只好带着幼小的女儿远离家乡四处乞讨。不幸的是，近一个时期来，她的腹部经常剧烈疼痛，有时疼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身体也日渐瘦弱，气力疲乏，连走路都几乎迈不动步子了。女人说，估摸她活不下去了，怕是连一个月也熬不住就会倒下。她执意要父亲收留她可怜的女儿。她说，她已在周围几个村落打听过了，得知我的父母是这一带出了名的好人、善人，父亲又当着生产队长，有权力，只有把女儿托付给我的父母，她才能放心地离去。如果我的父母不答应，她跪死在我家门前也不起来。我的父母一时没了主张，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再看旁边跪着的那女娃，长得眉眼清秀、乖巧伶俐，她母亲哭诉时，她跪在一旁一声不吭，只是两眼扑闪着，眼中不时有泪珠成串滴出。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于想出一个主张，父亲说：“要不这样吧，你们娘儿俩在我家暂住些日子，我请大队的医生来给你瞧瞧病治疗几天，你病好后带着娃儿回你老家吧，你老家肯定有亲戚，你把你娃托付给亲戚，总比托付给外人好吧。”女人说：“不行啊大哥，我的病是没法治了，我心里明明白白，再次求您了，您就别再推辞了。”父亲又说：“你看，我们家里也养着一个娃儿，我们的娃还不满三岁，再收养个娃儿，怕是……要不我替你打听打听，看周围谁家没生养儿女想收养儿女，你就……”女人说：“不，我就认定大哥大嫂你们好，别人我都不放心。”父亲没辙了，父亲又望望母亲，说：“好吧，好吧，你快起来。”女人给我父母磕了一个头，又让那娃儿给我父母也磕了头，方才起身。那晚，父母留那女人在家中过夜。父母原意是夜里她不好走路，等睡一夜天亮了再行方便。谁想她在半夜人静之时吻别女儿悄悄走了。她去了哪儿，是死是活？

从此杳无音信。在以后的岁月里,父亲一直庆幸自己收养了一个聪明能干且又孝顺的女儿。但遗憾的是那天激动忙碌之时竟忘了向她母亲问及女儿的名姓。也就是说,在姐的生命意识里,遗憾的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名和姓。

大约是在父母收养了姐又生下了我的二哥的五年后,我也被父亲收养了。我是在春天里出生的——春季的一天,村外小路旁的一棵大树下放着一个柳条筐儿,我就躺在那个筐里不停地啼哭。那是一条很窄很窄的路径,又是父亲赶集回家的必经之路。父亲听到娃儿哭,赶忙跳下自行车细细观望,发觉哭声来自路旁大树下的柳条筐里。父亲是个精明人,在片刻的愣怔之后,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支起自行车,轻轻走到柳条筐前,揭开蒙在筐上的一方白布单儿瞧了片刻,在得知我并没有什么缺陷且是个女婴之后,又将布单儿轻轻盖好,退到小路的一侧,隐在一棵树后静静等待。父亲是等待有人将我抱走。父亲极期盼有人将我抱走。父亲也想将我抱走,可他想到他已收养了一个女儿,那个女儿虽然给他带来了许多快乐,但也添了不少麻烦。况且,他已是三个儿女的父亲了,多一个儿女就多一份累赘,他实在是负担不起。可是,从傍晚等到天黑,都没人将我抱走。过路的人倒是有几个,但大都来去匆匆,对我的哭声听而不闻,也有人揭开筐上的布单儿看过,但都摇着头走开了。父亲看到他们走开,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没办法。最终还是父亲将我抱回家。父亲后来说,他没有理由再等下去了,眼看着天黑了、夜凉了,我的哭声越来越弱了,再不抱走,我的小命就没了。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怎能看着一条生命从眼前消失呢?父亲抱起我的时候,一轮明月刚刚升起,所以就给我取名于月姣。

后来有人分析我能被父亲收养,看似偶然,但有其必然性。我的亲生父母可能早就有了他们的既定目标。你于德明不是个好人善人吗?你不是已经收养了一个女娃子了吗?你能收养别人的娃,说明你有收养之心,那么,我们的这个娃也就交给你去收养吧。于是,我的狠心的不知名姓的父母,探知父亲这天进



城赶集，特意将我丢弃在父亲回家的必经小路旁。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

直到今天，我的生身父母也没露面。他们没露面，说明他们心中根本没有我，他们当初是把我当废物一样扔掉了。他们不露面，我也不去找他们。天地悠悠，人流如海，他们不来认我，我即使想找他们，那也是大海里捞针，无法办得到的事。我只能认定我的养父母就是我的亲生父母。后来我所遭受的那场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之后，我更加认定，我的养父是当今之世上最好的父亲！

三月的暖风吹过,进入四月,我的家乡河套平原已是一片绿色了。似是一夜之间,阡陌纵横的田野齐刷刷蹿出了嫩绿的麦苗,紧跟着柳树抽叶,桃树开花,高高的杨树也把椭圆的叶片展示在阳光下。

就是在这样一个被绿色包裹的季节里,母亲不幸去世了。

母亲与我们这个世界告别时是在午夜之后。母亲咽气后,父亲静静守候了半夜,直到天蒙蒙亮时,方才打开他的手机,先把噩耗告知二哥,随后又告知大哥。

片刻工夫,二哥便驱车赶到了医院。这时节,二哥的身份是县委常委兼常务副县长,已是个老大不小的官儿啦,也是个实权人物。二哥没有直接到病房去看已经离他而去的母亲,而是直冲医院办公室找值班大夫询问情况。当得知母亲咽气时值办医生和护士都没到场抢救而且根本就不知晓时,二哥便大发脾气,并且在数分钟之内喊来了院长、副院长以及科室主任、主治大夫等一伙人。二哥直接把院长堵在走廊,气冲冲说道:“李院长,你快瞧瞧吧,瞧瞧你手下的这些白衣天使们,你的这些白衣天使们连我这个副县长的母亲的生死都不放在眼里,都敢马虎行事,可见对别的病人是什么态度了。”院长无奈地叹着



气，一个劲地赔礼道歉：“这事我们一定追究，一定负责到底，一定……”

“于安民，你过来一下！”就在这时，父亲走过来了。父亲早已把二哥的行为看在眼里。父亲对二哥的这种以权压人的霸气十分恼火，本想训斥他几句，但考虑到有众多人在场，给了他面子。父亲把他拉到一旁，轻声说：“安民，你妈已经走了，我让你快点赶过来，是想趁你妈还没有走远，让你送送她，你倒好，不先来送你妈，反跑到这儿胡嚷嚷来了。你妈走时医生不知道，不是他们的事，全是我的安排，也是你妈的意思，你不要吵嚷了，让你妈安安静静地走。”

二哥听父亲如此说，顿时消了火气，蜷身跟随父亲向病房走去。院长及一帮医护人员也赶忙跟了过去。

母亲在跨越那道人人都要跨越的生死界线时，既不让儿女们知道，也不让医护人员前来抢救，确实是父亲的安排，也是母亲的意愿。母亲是肺癌晚期住进医院的，前后达半年之久。肺癌晚期病人，呼吸近于衰竭，只能靠插管子输氧维持生命。一次次的吐血，一次次的痰堵，一次次的呼吸中断，一次次的抢救，折磨得母亲欲活不能欲死不成。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又一次从死亡边缘喘过气来的母亲，轻轻抓住父亲的手，用近乎哀求的声调，恳请父亲在她下一次憋气的时候，千万别通知医生抢救，也别让儿女们知道，让她安安静静离开人世。父亲凝视着喘息未定的母亲，思索良久，终于坚定地点了下头。

父亲的这个抉择，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心灵折磨。按照习俗，父母离世，儿女们该全部亲临身旁送一程的。父母养育儿女一场极不容易，临了不送一送，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父亲何尝不明白这个事理。可是，面对无情病魔的折磨，面对母亲的苦苦哀求，父亲不能不考虑打破常规。父亲是个明白人。父亲心里比谁都清楚，医治母亲的病已是没有一丝希望了，没有一丝希望的事，何苦要努力呢？与其艰难痛苦地活着，不如早一点脱离痛苦安然辞世。可这样做定会落下儿女们的埋怨。然而，为了心爱的老伴少受一点罪，父亲甘愿接受埋怨。

果然，二哥在看过母亲的遗容之后，果真就埋怨起来。二哥说：“爹，你心疼我妈，让我妈少受点罪，这些我们都能理解，你不让医生抢救我们也能理解，可你不应该不让我们做儿女的知道呀，至少应该给我们打声招呼，或者跟我们商量一下。我妈生养我们不容易，到头来却连我们的面没见着，连个送别的人也没有，孤零零地走了，你说我们难受不难受。”

紧接着大哥赶到了。我们的大哥这时节也不是个寻常的人物——一个拥有千万资产百名员工的乳制品公司老板。大哥也是先把气撒在医生们的头上。大哥说：“前两天还能吃能坐的一个人，怎么说走就走了，你们这医院是干啥吃的！早知这样，就不在这烂脏医院住了。”当听说是父亲的安排时，转瞬就埋怨起父亲来：“爹，你咋能这样干呢？你这不是让我们做儿女的落不孝的骂名吗？你还让我们在这世上活不活人了？”

再接着是我姐赶来了。姐赶来后便扑倒在母亲的身上号啕大哭。姐妈呀妈呀地一阵悲哭过后，哭号中便夹带了埋怨的意味。“妈呀，你为女儿们辛苦了一辈子，临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你让我们心里咋过意得去呀！你该是让我来送一送呀，我孤苦伶仃的妈呀……”

父亲听着这些声声埋怨，一声不吭。他用沉默应对着这一切。可他心里却在默默回应：我能向你们打招呼吗？我能让你们来吗？你们来了，能不喊医生吗？那要把你妈折腾到什么时候？难道你们没见到她受苦受难的可怜样子吗？你们快消消火气安排你妈的后事吧……

在母亲后事的安排上，父亲又与两个儿子产生了矛盾。矛盾的焦点是该给母亲举办一个什么样的葬礼和把母亲葬在什么地方。父亲的意思是：母亲一辈子生活在乡村，该按乡村的习俗，请几个和尚或居士念两天佛经超度一下亡灵，然后出殡下葬；出殡时也不要请过多的人，让一些亲戚和邻近的乡亲来送一送就行了，那些亲戚和乡亲毕竟和母亲共同生活过，亲也好，疏也罢，临了送



一程，道个别，也是尽了人之常情。坟地可选在兰山深腹向阳的坡面处，那里僻静、安宁，正随了母亲喜静的性格，也随了父亲本人的性格，因为母亲的安身处，也是日后父亲自己的安身处。对于父亲的意见，二哥首先表示不赞成。二哥说：“爹，你也不看看如今都啥年代了，还抱着你的老皇历不放！瞧瞧你两个儿子的身份和地位，也不该把我妈的丧事办得那样寒酸、小气。”他的意见是，将母亲的遗体安放在殡仪馆，搞个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然后出殡下葬。他要在集体公墓替母亲选一个最高级最昂贵的墓穴，以尽儿子的孝心。父亲说：“你的孝心我领了，你妈要是能听到，也定会领你的这份孝心的。可现在是安葬你妈，你们要多替你妈着想。县城殡仪馆远离村庄几十里，你妈的那些亲戚乡邻到殡仪馆与你妈告别，两眼一抹黑，路都找不着，那不是让他们为难吗？你所说的葬礼隆重，无非是人多一些罢了，可来的那些人，都是你和你哥的朋友、属下，和你妈一点不沾边，不沾边的陌生人去送别你妈，而与你妈要好的人又都去不了，你说你妈心里别扭不别扭？难受不难受？”

在父亲与二哥争执不休的当儿，大哥说话了。大哥的立场既没站在父亲一边，也没站在二哥一边。他的话听起来是向着父亲，可细分析起来，完全是出自他个人的意愿。他说母亲的丧事应尊重父亲的意见，既然他老人家健在，就应让他老人家做主。既然父亲提出不在殡仪馆办，那就不进殡仪馆，放在乡下办，该念经念经，该请人请人，与他有关与二哥有关的人都请，丧事嘛，该是人越多越好，越隆重越好，显得于家人气旺，老太太威望高。墓穴既不选深山，也不选公墓，而是就近选在山外风光优美的山坡上，坟墓由他出钱修造，连同父亲的一并造，建得比公墓中最好的墓穴还要好，情景如同人间别墅，墓前有庭院，周边有花草。

三方各持己见，一时僵住了。

僵持的局面发生在医院的一间会议室里。此前二哥让医院领导临时为他

开了一间会议室，他把父亲和大哥请进会议室议事，并把母亲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太平间。在僵持中，大嫂、二嫂以及一些主要亲戚也相继赶到了，他们到太平间看过我母亲后，便都聚在会议室听父亲与二位儿子商讨。眼看日上中天，局面仍在僵持着，而母亲，依旧冷冷清清地躺在太平间，只有我姐一人守护着。按理说，在母亲如何安葬这样的重大事情上，大哥二哥是该听从父亲的安排，小时候，在父亲面前，大哥二哥从来都是言听计从，乖得跟个小猫似的，可是如今……如今他们有权了，有钱了，变得神气了。权势和财富这两样东西，最能让人牛起来、神起来。《红楼梦》中那个跛足道人唱的四句《好了歌》，其中有两句就是关于功名和金钱的，可见这两样东西对人生有多宝贵了。眼看时间一分一秒地走过，父亲终于憋不住了。父亲拿出了他的杀手锏。父亲那一阵真是气坏了，几乎是吼叫着说：“你们不是说我健在吗？你们不也说我健在就让我当家吗？那好，你们让我当家，就按我的意思办，赶快送你妈回乡下；你们要是不让我当家，那好，这事我就不管了，你们愿咋办咋办去！但有一条你们得记牢了，你妈的那些亲戚朋友若是不来送你妈，我就要找你们算后账！”父亲说罢，扭身就要走。众人赶忙拦住。

父亲这一强硬，大哥二哥便没话说。他们听从父亲的安排，将母亲的遗体送回家来。他们在院门外搭起一个灵棚，母亲的一切丧事活动便围绕着灵棚展开。

尽管这样，父亲还是未能遂愿。出殡那天，他不想让二哥的那些机关干部们前来参与，也不想让大哥所属公司的那些员工们前来参与，大哥二哥也答应了父亲，但许多人还是闻讯赶来了。我家小小的院落容不下，他们就拥拥挤挤站在院落外的过道上，一条又宽又长的过道黑压压全是人。这也难怪，当今社会，人都很势利，大哥二哥处在那样一个地位，有人想巴结还找不到机会呢，机会来了，他们怎能轻易放弃？人来了，丧礼不能不出，也不能不收，听说那天专



事收礼的人就设了六个。礼金到底收了多少,父亲概没过问。父亲对两个儿子说:“你们仔仔细细地把送礼的人名单和礼金清理一下,属于安国的,安国拿走;属于安民的,安民拿走;我只要属于我的那份子。”

父亲说的“属于我的那份子”,自然指那些与我父母有关的亲戚和乡邻们送的礼金。

我的善良慈祥的母亲,就这样在她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送行下走了。

2

下面我要说的是,在母亲的丧事中,曾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一幕。那一幕,是我家虎子“一手”扮演的。

虎子是一只狗——一只雄壮威猛的青藏高原上的狗,又名藏獒。虎子是大哥送给父亲的。三年前,也就是大哥与姐离婚的那一年,大哥去了一趟西藏,回时带回一只小狗崽,他把小狗崽交给父亲时说:“爹,这是一只小藏獒,是当今最名贵的狗,市场上最高价卖到一百万元,你好好养着,养大了,你就知道它的珍贵了。”父亲当时还不知道有藏獒这一说,也不相信一只狗能卖到一百万元,又不是二郎神的哮天犬下世,哪有那么金贵?他只当是大哥吹牛向他讨好。他本不想接受大哥的这份“贿赂”,可看到狗崽十分可爱——胖乎乎圆墩墩,类似一只成年猫般大小,背毛着黑,腹毛泛黄,两只晶亮的、圆溜溜的眼睛骨碌骨碌转动着,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便意欲收养。

之后,狗崽便在父亲以及母亲的精心照料下日渐长大,成了父母开心的伙伴。让父母惊奇的是,狗崽在见天长大中,先是头部显示出了不同于寻常狗的特色——脑袋大而圆,眼睛明亮有神,鼻圆嘴阔。我们乡下人视这般模样为“虎头虎脑”。为此,父亲给狗崽取名“虎子”。后来,它的身架也显示出了有别于

寻常狗的特点：雄壮高大，强悍威猛。最具特色的是它的脖颈上长出了如雄狮样的长长的鬃毛，看上去既漂亮又威武。十里八乡的人未见过这样威风的狗，村人们依据它的模样，都叫它“狮子狗”，可父亲不改初衷，依旧亲昵地称它“虎子”。后来，有精明人士透露，父亲养育的狗崽，确是一只十分珍贵的藏獒，只有藏獒才具备这样的特征，即使不是只纯种藏獒，也是只混血藏獒。直到这时，父亲才四处打听有关藏獒的种种说法，才知道藏獒确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狗，也才相信了大哥当初的话不是吹嘘。

于家养了一只珍贵的藏獒的事不胫而走，有许多喜爱藏獒的富人找上门来高价收买，有人竟然出价五十万元之多。父亲一口咬定不卖。这时节，父亲不但看重“虎子”生命的金贵，而且看重人与狗三年之间建立起来的十分深厚的感情。这感情不仅仅只是和父亲一人的，还有和母亲、姐以及我、大哥、二哥等所有给予虎子以关心、爱护的人的。

母亲去世后，父亲因忙于母亲的丧事，姐又成天沉浸在过度的悲伤中，都把虎子给忘了。出人意料的是，被人忘却的虎子，却突然出现在母亲的灵柩下坑的那一刻。那时节，送葬的黑压压的人群，只关注母亲的灵柩被高高抬起然后在阴阳先生的指点下稳稳地落到事先挖好的墓穴中，谁也没注意一条健壮威猛的狗从远处跑来，狺狺吼叫着分开众人直向墓穴冲来，一个虎跳落入墓穴，趴在灵柩上一动不动，嘴里发出呜呜呜的悲咽之声。众人皆为惊诧。最惊诧的莫过于父亲，因为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虎子能耐再大，也不可能拽断铁链跑到这深山来呀！虎子长得健壮威猛，父亲怕它一旦发起威来咬伤村人，便用一根铁链将它拴在庭院角落一个能遮风避雨的木棚内，喂食和遛狗时才将铁链打开将其放出。然而，你瞧……父亲再细细看时，心中豁然明白了：原来它是咬断拴铁链的那根木桩跑出来的，你看它脖子上挂着的长长的铁链的端头，被咬断的半截木桩还拖在铁链上。可那木桩碗口来粗，它是用了多大工夫，吃了多



大苦头才将木桩咬断的。

众人在片刻的惊诧之后，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这是一只忠义之犬的忠义之举——在灵柩培土之前赶来与女主人告别。

众人无不激动，感慨。

可是，时间都过去十多分钟了，虎子依旧趴在灵柩上一动不动，悲咽哀鸣，泪眼汪汪。一旁的阴阳先生有些着急了，命众人赶快把它轰下来，灵柩下坑，不能就这么晾放着，应该立即培土掩埋才是。于是众人开始动手轰赶虎子。可是赶它也不动，依旧纹丝不动地趴着。这时，就有人抓起套在它脖子上的铁链子拉它。这一拉不打紧，虎子竟冲拉它的人发起怒来，吓得那人赶紧丢下链子躲到一旁去了。有人试着又拉了一下，虎子又冲拉它的人怒吼起来。这时父亲过来了，父亲拍了拍虎子的头，伏身轻声说到：“虎子，上来吧，你看这么多的人都等急了，你不上来，我们怎么铲土埋棺呢？”虎子没冲父亲发怒，趴在那里，双眼凝视着父亲，一对浸满泪水的眸子骨碌骨碌转动着，鼻中发出呜呜之声，神情充满悲怜、哀怨。片刻之后，它埋下头，微闭双眼，似乎要沉沉入睡了。这情景被早就哭成泪人的姐看到了，姐突然大放悲声地哭叫起来：“虎子，你……你……你这是想随我妈一起走是不是？哎呀，虎子，你……你……”她哭叫着，伏下身，抱着虎子的头，又呜咽哭叫起来：“妈呀妈，我可怜的妈，你这辈子没有白活，你看你的虎子，你的虎子要陪着你一块走……我……我也不活了，我也随你一块走……”姐哭着，果真也身子一歪趴在灵柩上不动了。

姐的这一举动，引得父亲突然大放悲声。此前，坚强的父亲一直坚强地挺着，在姐哭成泪人的时候，他也强忍着没让泪水滴出来，反而劝姐：“娃，不要过分悲伤，人总归是要走这一条路的，你妈活着的时候，你是尽了大孝的，尽了大孝的人没遗憾，也不悲伤……”可是这时刻，他是无法再忍得下去了，父亲不哭则罢，一哭如同火山爆发。他大哭一声：“哎呀，我的娃呀，你们不活，我活着干

啥？我也和你们一块走……”他哭喊着，扑下身子也要往墓穴中跳，幸亏旁边的人眼疾手快紧紧将他抱住，他才没扑将下去。

父亲苍老的、悲怆的哭喊，将在场所有的人都打动了，墓地一片哭声。

母亲的丧事在这时显出了高潮。

此后，人们先劝住了父亲，后又拉起了姐。在父亲和我姐的共同劝慰下，方才唤起了虎子。

我家虎子的名声，从此远播十里八乡。



母亲的辞世，最悲痛的莫过于我姐。

我姐自从来到于家后，一直被父母精心呵护着。在一般情况下，做父母的，总是首先疼爱有血缘关系的亲生骨肉，在没有亲生骨肉的情况下，疼爱抱养或收养的儿女，那就另当别论了。可我的父母却超乎寻常，疼爱起我姐来，远远胜过疼爱我的两个哥哥，甚至有些偏爱了。父亲说，一个没爹没娘的娃儿，心里本来就苦，你再不多给她一些怜爱关怀，那就更苦了。父母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才精心呵护姐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收养姐，父母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大哥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姐十四岁那年，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姐的心脏病其实是先天性的，生下来就有，只是在儿童期表现弱，不明显，随着身体的一天天长大，心脏的负担也越来越重，病症就日渐凸现出来了，到要住院做手术时，连喘气都十分吃力了。姐的心脏是分两次手术才医治好的，医生说，她的心脏有两大缺陷，一是动脉畸形，一是房室隔缺损。首次手术是矫正血管，二次手术是修补房室隔。前后两次手术，手术又是在省城大医院做的，花费之大可想而知。为给姐治病，父母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也是为给姐治病，正在读